你才不正常！
—正常與偏差的歷史與文化觀察

陳恆安

從清華大學校門口上新竹客運，往交流道方向駛去，短短數百公尺的光復路，路旁景致像極了一件大型的達達拼貼藝術。先是學術地位崇高的清華大學，接著是樸素的店家，販售新竹米粉貢丸；突然，交錯出現了幾家裝有玻璃彩窗的檳榔攤，由身著前衛服飾的辣妹守著，讓眾多男性駕駛乖乖遵守行車速限，然後就是中規中舉的招牌—「經濟部技術人員研究中心」；上交流道之前還會看見另外兩個路標，一個是交通大學（另一所知名學府），以及新竹科學園區（代表著高科技的成功故事），好像再一次提醒你，在離開新竹之後，別忘了此地的光環。

學術、鄉土名產、又酷又眩又辣的檳榔西施、國家單位、台灣經濟命脈，那麼不協調的拼貼，讓人不禁想問：是不是有什麼不對勁？

為什麼不對勁？有什麼特殊的現象讓人覺得不合「常」理、不「正常」？整條路上的人都勤奮地工作，不就是安居「樂業」嗎？何況大家都說工作無分貴賤。

透過初步的「理性」思考，這景象的確不構成問題，大家各盡其職嘛！果真如此，心中為什麼還是有種「不正常」的感覺在隱隱作怪？這個無法理解的感覺，不禁讓人懷疑自己對「正常」的了解。「正常」與「不正常」的分野有絕對標準呢？還是隨歷史、社會與文化因素而定？

從周遭的例子想起吧！我們對於「習以為常」的事物不是都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大家都到醫院看過病吧。如果感到不舒服就到醫院看病是正常的，那去Spa接受精油療法、去腳底按摩是不是就不正常？什麼是正統醫學，什麼又是自然療法以及替代醫學？還有，幾乎成了全民運動的減肥瘦身，到底追求的是什麼？什麼是「完美標準」的身材？是否女性就得像芭比娃娃一樣玲瓏有致，男性就必須是她身旁那位高挑英挺的肯恩？如果身材窈窕，但是終日臥床，那曲線玲瓏又有什麼意義？

再想想對身體造成更大影響的美容手術和變性手術吧！特別是變性手術，究竟誰有權做決定，憑什麼「標準」決定一個人的性別？「醫學」、「法律」、「家庭」、「社會壓力」，還是其他因素？如果自願也就罷了，但如果是被強制「矯治」呢？（例如醫療對陰陽嬰兒的處置，醫師實際決定的因素，不只是限於生理學上的性別判準，還包含社會文化對性別的看法。）其他與「性」相關的問題還有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特殊性癖好等現象。為什麼除了「正常」的異性戀之外，其他的人都必須承受社會的壓力而過得非常辛苦？她—他們到底哪裡不正常？可是問題是，究竟到底誰才是「正常」？想想，是不是「正常」與「不正常」這種概念反而讓我們不能真正地去討論這些實際存在的現象？

再說「理性」吧。俗語說天才和瘋子只是一線之隔，這條線究竟在哪裡？什麼時候可以說一個人沒有理性？跟大家不同的人嗎？就因為「大多數」人表現出某種現象，就說處於統計劣勢的「少數人」是不正常的嗎？那比爾蓋茲鐵定是「不正常」了，他的財富儘管縮水也比一些窮國家全國的資產還多，全世界可以與他相比的一定沒幾個。可是，這種「不正常」大家卻還羨慕得很呢。另外，不合乎我們理性的行為在異文化裡卻可能是無所謂的動作：例如，歐美人士在公共場所打起噴嚏「震天價響」不足為奇，我們卻認為打個噴嚏這麼大

聲不禮貌。再來就是最近的不幸事件，也就是以美國「九一一事件」為中心的許多衝突。報章雜誌也紛紛拋出許多問題，例如，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邪惡？應該追求以西方為模範的全球化還是含有傳統特色的在地化？追求現代化、追求「發展」是否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

問了一大堆關於「標準」的問題之後，也許會有人想，科學可能是最標準的了，它既客觀又中立！以科學做為最後的評斷一定「最科學」。在這裡，我們不想談科學中立或客觀的問題；只是想回頭來看看「正常標準」的這個觀念，是否也讓自詡為最「科學」的科學、科技與醫學從業人員無法看到事物的全貌？為了更清楚地認識「正常標準」與「主流思想」在科學中的角色與其帶來的影響，我們想比較仔細地來檢查一些例子。

就先來談談一個新誕生的研究領域吧！它就是所謂的「演化醫學」或稱「達爾文醫學」。它是嘗試賦予疾病演化意義的新學科。根據演化角度來看，許多過去認為是「不正常」的現象，可能都屬於「正常」的表現。如果不從新的角度切入，「偏差」永遠都是「偏差」了。而是否「不正常」的考量，往往能影響治療方式的選擇。先來看個現象，在台灣很多小孩一發燒，父母就要求醫生打退燒針吃退燒藥。當然，退燒對於減輕小孩的痛苦可能十分有效。但是，如果發燒並不只是造成身體不舒服，而可能有其他的功能的話，那退燒的治療時機或方式可能就有完全不同的考量。從演化醫學的角度來看，發燒並非只是疾病造成的體溫失調，而很可能是宿主對抗感染的一種適應。華盛頓大學醫學教授史蒂文斯（Dennis Stevens）表示：「證據顯示，在某種情況對發燒的治療更可能使病人得到敗血症。」也就是說，抑制發燒的藥物可能會干擾身體正常的防衛機制，造成更嚴重的後果。果真如此，那我們習慣上的退燒治療不就反而弄巧成拙？所以，如果我們從演化的觀點來重新思考治療的目的，那紓解感染「症狀」就不應該是治療的唯一考慮。或許研究感染症狀所代表的適應意義，才是找出真正病因的途徑。

再舉一個例子，焦慮。一般的人對焦慮不會有太好的觀感。演化醫學怎麼來解釋焦慮呢？研究者認為，之所以會有焦慮，正因為有它的用處，焦慮的產生使我們大難臨頭

之際能改變思考、行為與生理現象來面對難題。不過，焦慮因為會耗費大量的卡洛里，也會讓我們的組織受損。所以，如果代價那麼大，那身體為什麼不在真正性命交關時才使焦慮表現出來，而讓許多人處於頻繁的焦慮中？可能的答案是，身體演化出保護自己的機制，在意的是個體的適應，而不是個體的舒適。所以為了避免個體受到無可挽回的傷害，身體寧願多放警報，即使是造成不舒適或尚可承受的損傷；想想大樓裡的「煙霧偵測器」吧，每次偵測到煙就噴水所付出的代價，總比大樓一次徹底燒光來得低。

其實，科學中「主流」與「非主流」的思想往往基於各自的認知基礎（世界觀、文化背景、社會條件、哲學觀、專業領域等等）對相同現象提供不同解釋。在科學史上不乏根據不同認知產生截然不同科學實踐模式的例子，例如生物學中的分類學。現代的分類學從十七世紀開始發展。十七世紀的分類學有一個極大的爭議，即所謂的生物分類究竟只是人類的創造物還是真正地呈現了自然的現象。主張人為分類系統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義大利醫師塞扎爾比諾（Andrea Cesalpino, 1519－1603），他於1583年出版了《論植物》（*De plantis libri*）一書。塞扎爾比諾認為生殖靈魂是植物生命的本質，它的作用是機體的營養與繁殖，並分別透過根（營養器官）與果實、種子（繁殖器官）來實現。因此根、果實與種子是植物分類的「基本」特徵。後來學者證實植物的雄蕊與雌蕊分別是雄性與雌性器官並據其性質與數目進行分類，塞扎爾比諾的人為分類法便更普遍地被採用。

然而，如果不同意「主流標準」的生殖靈魂理論，還能接受以此推導出來的「基本」特徵嗎？答案當然是不。自然分類法的代表人物，瑞士植物學家鮑興（Gaspard Bauhin, 1560－1624），不認同隨意選擇一種特徵來分類，而把注意力放在相似生物做為一個整體所形成的系列上，並進一步研究系列中各群類的「親源」關係。他的自然分類法影響了英國植物學家雷依（John Ray, 1628－1705），根據「親源」的想法，雷依認為「通過種子可以產生相同子代的植物」應定義為「物種」，而這才是可做為植物分類的最「基本」特徵。在這裡，「主流」與「非主流」面對的都是分類問題，兩者也有交集的觀察對象，即種子。但是不同的認知角度，所影響的是完全不同的實踐內容。

讓我們再回到現代，看看「主流」思想是否讓我們看不到所面對的問題可能存在的其他觀點？我們想舉個「非主流」國家有關能源的策略來促進我們多元的思考。巴西這個足球與森巴舞王國，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印象中它與「高科技」的關係遠遠比不上台灣。但是，巴西在思考能源的問題上卻能擺脫工業國家的思考模式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巴西的一位物理學家，在反省到科學在發展中國家的角色時提到，巴西利用由甘蔗提煉而來的酒精做為替代的汽車燃料，成功地減少了一半的汽油用量。不僅如此，因為不必仰賴「先進」國家，所以可以自主地發展自己的技術團隊並結合傳統農業與工業從事生產（*Jos Goldemberg, Science.* 279（5354），1140；1998）。看看人家想想自己，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台灣，除了補貼農漁業之外，是否能動動類似的腦筋，有些另類的創新？

簡單的一些例子，清楚地告訴我們「常」識不見得就是「正常」的觀念；「正常」、「主流」、「標準」常常讓我們的思考僵化，即使是在自認最理性的科學領域。雖然，科學技術因其巨大的影響力而成為許多人類事物的判斷標準；但是，科學的嚴謹並不代表科學就是萬能的，更何況現在的科學事業與社會、經濟、政治、軍事已經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了。所以在台灣，一個學步的民主社會，認為不符合「科學」就是「偏差」的想法恐怕才是最「不正常」的了！ □

陳恆安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